

往事如昨

凤鸣山岗

小非

一

二

三

四

四十五年前，我在烟台师专求学时，中文系团总支书记是刘凤鸣老师，那时候感觉他很有派头，不怒自威，甚至没敢跟他说过话。其实也与他的官太大了有关，团总支书记的号令，要经过好几个层级才能达到我这个普通团员层面，哪里轮得到我呢？

当然还有个原因，我们这类在社会上厮混过几年的学生，有时会睡个懒觉，或是跑到世回尧供销社饭店弄碗散酒喝喝，是那种忒上头的大梨酒，半斤一提溜，刚好盛满一碗，两毛五分钱。有时候来上两碗，几乎就是半醉……这些行为，显然与纪律相悖，看到团总支书记哪里还敢搭腔，躲还来不及呢！

有一次我和同学矫健喝得摇摇晃晃，跌跌撞撞回到学校，还没走到小黄楼就看见了刘老师，一激灵吓醒了，拐着弯就想溜。刘老师远远地大声说，晚自习了，还在外面瞎晃悠？我们没敢言语，贴着墙去了教室，心想刘老师还算开恩，大概有意放过了我们。果不其然，后来刘老师说，你们那些把戏，我一清二楚，还不是考虑哥几个工作过几年后又进的学校，不照顾也照顾了。

我与刘老师缺少接触，乃恢复高考后没赶上头两拨。他先是给七七级两个班当辅导员，那年全国考生五百七十万，只录取了二十九万人，刚够5%。看到那么多优秀年轻人渴望进入大学，国家推出了扩招政策，七八级我们中文系一下招了五个班，师资十分紧张，其中一个班还放到了蓬莱师范。团总支书记外，刘老师还是系党总支委员，这种出力的活推不掉，结果又当上七八级四个班的辅导员。七七级恢复高考延迟半年入校，毕业也拖了一学期。有三个学期，他是两级六个班的辅导员，那得有多忙乎？幸而我们是两年制，要不还不得累趴下？

尽管他是系里团总支书记，也没太有精力顾上我们七九级。不过印象中，有次矫健领着胡承嵩等几个低年级的同学在市里喝多了，有人躺在了西南河大街上，状告到学校。我们的辅导员胡泽太是七七级刚留校的，尚有些羞怯，请来刘老师压阵，结果姜还是老的辣，很快就把那几个同学收拾熨帖了，自此消停了不久。

刘老师看似严肃，其实内心柔软。七七级有位学兄，由于所在地写了几句不负责任的政审结论，成绩虽然很好，还是层层落选。轮到师专录取时，有人依然不同意。刘老师惜才，认为那种结论没有事实依据，力排众议。那位学兄彼时已为人父，若那年丧失机会，就不会再考了。命运的转折就在倏忽之间，冥冥中似有神助。此君后来在学术上颇有造诣，经常念叨，刘老师乃其人生中的贵人。

当年校学生会主席、七七级学兄于清才这样描述过刘老师率直和冷峻背面的古道热肠：“他不给我们担任任何专业课，却被众多学生视为人生导师……这完全根植于先生的人格魅力，也就是说出于他人格深处的人性之光。”

毕业后我分在劳动技校教书，学校南边是座大山，翻过山就是师专。1980年代，信息不像互联网时代发达，书报虽日渐增多，一本正经的谈论往往不够过瘾，于是经常回校听老师神侃海聊。

平日骑车从大海阳爬坡向南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。一日突发奇想，翻越南山去往母校，远远看到一群人在指指点点，没想到遇见了刘老师。

我们毕业不久，刘老师调到总务处。1984年学校升转师范学院后，首任院长是著名作家、我们中文系的老主任宋萧平；后勤处长则为刘老师，那时基建也在后勤范围。宋老师善于作画，刘老师乃其倚重之股肱。打招呼后，刘老师潇洒地用手划了大半个圈说，北山这片很快就要成新校区了。

从师专方向定位，那座山俗称北山，西北方向半坡上，学校有座农场。名头虽大，也就几块坡地，余皆上尧村地盘，包括那个不大的水库。劳动课春种秋收，我们在农场摆弄过地瓜花生，我还跳进水库游过泳。

刘老师说，地全都征过来了，正在做规划。如今想想，这是多么长远的眼光啊！后来我问刘老师，他说那是萧平老师的功劳。也有人告诉我，是刘老师的主意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皆殚精竭虑，泽被后世。学校扩大怎么着也得选那片区域，但早与晚不一样，方方面面省钱不说，若被其他单位先弄走块地，折腾起来很麻烦。

学校原先只有南边一窄溜，大概也就现在南校区的一半。如今向北山扩展，那就是全新的境界了。我想起小时候去过的武大校园，眼前浮现出珞珈山樱花盛开的美景，心中憧憬，要是变成那样该多好啊！

那时候不兴下馆子，我去学校多在易朝志老师家蹭饭。有一次聊得兴起，接近饭点还没起灶。易老师说，干脆去食堂打几个菜，家里做个汤就行了。见我有些不以为然，易老师说今非昔比，食堂大有改善。刘凤鸣有两下子，他抓后勤这一摊，算是选对人了。

易老师惯于评头论足，也爱发点牢骚，让他认可不太容易。菜端上桌后，果真像模像样，有点馆子的味道，令我惊讶！

后勤类工作不可或缺，然而师生大多打心眼儿瞧不起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难如人意，稍有差池，就会怨声载道。恢复高考第二年，我们厂有位姐们考到了某著名高校科社系，写信说学校伙食不好，有同学写了副对联贴在餐厅门口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：伙房如同无底洞，科长是个老鼠精。横批为：硕鼠硕鼠。

不过刘老师主抓后勤，却获得多个奖项，诸如1990年国家教委、省教委的高校后勤管理先进个人称号。在省里拿奖不稀奇，在国家层面拿到奖就不一般了，尤其载体还是偏居一隅的“小学校”。

烟台师院阶段，无论教工食堂还是学生食堂，饭菜质量有口皆碑。为此省教委专门在母校召开了全省高校伙食现场会，我随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也参加了。有人说，现场会期间餐饮肯定特殊。我那时年轻好奇，过了些日子，悄悄跑去品尝了一次，感觉还是名不虚传。

曾任学校工会主席的孙桂廷老师回忆，那些年教职工住房有了很大改善，很多人搬了三四次家，条件越来越好。刘老师深孚众望，理所当然获得了“全省高校教职工住房建设先进个人”称号。

宋萧平院长离休以后，山大师大副校长王荣刚接替其职。1992年夏天，他的一位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的大学生到烟台公干，市领导让我把王院长接过来。王院长邀请大家到学校转转，我得以同往。

彼时北校区除了办公楼外，只有物理楼竣工，学生宿舍楼也只建了几幢，然而整个工地热气腾腾。王院长带着大家在山坡上转悠，刘老师介绍着规划情况。或许别人不以为意，作为母校毕业生，我感觉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临了。

图书馆落成后，我与矫健去看望张志毅老师，他领我们参观了图书馆，他说这座楼凝聚着刘凤鸣的心血。彼时其已为分管后勤、基建的副院长，为了图书馆建设，先后去了北京图书馆，也就是如今国家图书馆，以及北大、清华等图书馆考察，四处奔波，最后确定请北京航空设计院进行项目设计，堪称一流。学兄李惠说，地理楼、美术楼、生化楼，也是刘老师主管基建时完成的。

2003年，刘老师转任党委副书记，告别了浸润二十余年的后勤基建工作，两袖清风，几无非议，殊属难得。

如今的北校区，俨然一座大花园，图书馆、教学楼、宿舍楼依着起伏的山势，散落在花木掩映之中，西面的小水库变身美丽的“孔子湖”，滋润着莘莘学子。以著名作家、七八级学兄张伟名字命名的“张伟文学研究院”坐落湖畔，让我想起了曾经的青春岁月。作为张伟求学时的辅导员，不知刘老师漫步湖边林荫小道时，能否忆起昔日时光。

1965年初秋，刘老师考入掖县（今莱州市）三中，彼时一中坐落城里，三中位居掖南沙河，六中地处掖北平里店，全县只有这三所中学设有高中部。能够升入高中，一条腿已迈进大学校园。然而很快赶上特殊年代，毕业后只得返乡务农。

幸运的是，1972年经推荐选拔，刘老师进入师专中文系。那几年学生水平参差不齐，作为“老三届”高中生，他很快脱颖而出。毕业后虽从事行政工作，依然手不释卷；转任党委副书记后，涉猎历史研究。

2007年，人民出版社推出其《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》，该书第一次提出了山东半岛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地之说。

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，目光多聚集在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上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又偏于南方，山东半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一片空白。刘老师另辟蹊径，出手不凡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丝绸之路项目办公室技术总顾问、波兰华沙大学终身教授侯伟泰（Wojciench-Hubner, Ph.D）先生在序中说：“这是一部非常合时的著作，谱写了该研究领域的新篇章。”

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文化报》《科学时报》《大众日报》《中州学刊》《当代韩国》等二十多家报刊，先后发表了书评和相关报道。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耿昇先生评价：“它是一部填补空白或充实薄弱环节的力作。”

2009年深秋，刘老师离开领导岗位。虽在学校待了一辈子，总是绿叶扶红花，很少直接参与教学与科研。有人以为其忙忙碌碌几十年，突然闲下来会感到寂寞。孰料刘老师华丽转身，惊羡了众人。

许多退休干部，往往挂有不少虚衔，然而大多徒有其名。刘老师也有不少光环，诸如胶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等，这些学术性职务，却是依靠其丰厚的著述滋养的，实至名归。

不妨立此存照：《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》（人民出版社）、《山东半岛与古代中韩关系》（中华书局）、《胶东文化概要》（中国文史出版社）、《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庙岛群岛》（人民出版社）、《基于<韩国文集丛刊>考察徐福东渡与文化传播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）等等，记录了他潜心研究的心路历程。

2023年，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了其著作《戚继光军事思想接受史研究——以朝鲜王朝为例》（与刘晓东合著）后，立刻引起学界瞩目。

戚继光研究著述汗牛充栋，然而此书却让人眼前一亮。中国社科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万明教授在序言中高度肯定：“此书首次提出‘戚继光军事著作影响朝鲜王朝军队三百年’这一学术观点，让人耳目一新，有力地推进了戚继光军事思想国际影响力的研究……对戚继光文化遗产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价和补充，无疑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。”

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朱亚非亦在《大众日报》撰文指出，该书“观点新、史料新，为戚继光军事思想在海外影响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，是戚继光研究的新突破”。

刘老师的历史研究，匠心独运，找到了前人没有挖掘到的宝藏。材料浩如烟海堆砌在那里，如何选取则见了功底。学中文的研究历史亦不鲜见，譬如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就是如此。虽然大学阶段缺少历史研究的基础训练，然而扎实的中文功底，显现出了别样功夫，爬疏钩沉，游刃有余。

至于刘老师在《山东大学学报》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》等发表的论文就更多了；其主持或指导青年教师的课题研究，仅山东省社科二等奖就获得了五项。

若毕生潜心学术，或不足为奇；然退休扬起风帆，则别具风采。应了那句老话，厚积薄发。说到底，毕竟是书生。虽然为官，本质依然学人。

刘老师喜用笔名“祁山”，窃以为借用了“凤鸣岐山”之典，只是谦逊，改用了同音字。北校区之北山，亦有凤凰山之谓。巧合抑或天意？不得而知。然其诸多建树皆成于凤凰山麓，让我想到了“凤鸣山岗”这个题目，不知诸君以为然否？



刘凤鸣独立撰写及与人合作的学术专著



作者(右)与刘凤鸣老师